

禅 真 逸 史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05.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58.80 元

目 录

第二十七回	计诈降薛举破敌	图霸业伏威求贤	1
第二十八回	汤府丞中计败兵	杜元帅纳言正位	15
第二十九回	轩辕庙苏朴遭擒	延州府伏威遇弟	27
第三十回	沈兰劫寨陷全军	牛进迎街惩大恶	41
第三十一回	报仇沥血祭先灵	释怨营坟安父骨	55
第三十二回	张善相梦中配偶	段春香月下佳期	74
第三十三回	计入香闺贻异宝	侠逢朔郡庆良缘	93
第三十四回	善相破法斩冯谦	士开解围推段帅	111
第三十五回	元帅兵陷苦株湾	众侠同心归齐国	126
第三十六回	双玉人重逢合卺	三义侠衣锦还乡	140

第三十七回	罗默伽肆凶受戮	尹氏女尽节还魂	160
第三十八回	土地争位动阴兵	孽虎改邪皈释教	173
第三十九回	顺天时三侠称王	宴李谔诸贤逞法	191
第四十回	禅师坐化证菩提	三主云游成大道	209

禪 真 逸 史

第二十七回 计诈降薛举破敌 图霸业伏威求贤

诗曰：

自古兵机仗诈行，多于诈处立奇勋。
凤雏昔日欺曹贼，薛举当年救繆君。
义入延州施沛泽，仁翔宜县解灾屯。
云龙风虎英雄聚，继迹桃园霸业成。

话说薛举因林主持问其志向，回言道：“人生天地，若图安逸，畏刀避剑，岂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自古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须要建功立业，显亲扬名，以流芳百世，成个须眉男子。”林澹然点头而笑，取杜伏威书与薛举看。薛举看毕，道：“杜大哥一路磨折，又被官军围困，小子愚意，必须急去救他，才是同盟之义。不知老爷尊意若何？”林澹然道：“俺心下也如此想，只怕你年轻力薄，武艺未精，放心不下。”薛举道：“某承老爷训诲，论武艺亦不在人之下，弟兄有难，焉可坐视不救？虽有官军百万，何足惧哉！”

林澹然道：“杜伏威虽然被困，精通法术，断不至伤身。但今离乱之际，君不君，臣不臣，冠裳倒置，赏罚不明。贪官污吏安享荣华，孝子忠臣反遭屠戮。苍天厌乱，必然否极泰生。汝等学成文武，应天顺人，取功名正在今日。趁杜伏威遭困，你可如此如此，以解其围，乘机创业，早寄捷音。

俺即着张善相来赞助你。还有一句创业捷法、图霸秘经，作须记取：天地以好生为德，圣人云：‘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凡攻城掠地，奏捷之日，切不可屠戮生灵，伤残善类。除暴救民，以安四方，此是收拾人心的大机括。若徒恃血气之勇，杀人放火，自取灭亡耳。戒之，戒之。又有秘符一道，与汝珍藏，设遇急难，握符掌中，即刻可以远遁。汝年已长，且身躯雄伟，明早加冠，然后起行。”薛举顿首受教。

有诗为证：

禅机高出帝王师，不与兵家共守雌。

筐内秘文神鬼泣，直教三侠义声驰。

次早林澹然打叠行囊，焚香点烛，对佛祝告，为薛举冠带已毕。薛举先拜天地诸佛，复身拜了林澹然、苗知硕等，急急收拾，与朱俭动身，取路往延州郡来。数日间，已到永宁关口，朱俭去各店中引众好汉来见了薛举，暗暗知会密计，准备诘问时回答的言语，件件停当。然后带了众人都投蒋太守寨前来，只见枪刀密密，旗帜森森，管寨门将士喝道：“两军对阵，此是何处，汝等乱走？”薛举道：“在下要谒见太府蒋爷，烦乞转报。”那将士道：“蒋爷正在此征剿孟门山大盗，用军之时，你有何急事要见老爷？”薛举道：“小人正为军情而来，闻蒋府太尊围困缪一麟，月余不能破其巢穴，特来投军，以助一臂之力。”那将士忙进中军通报。

蒋太守分付：“令人入寨来。”薛举向前参见。蒋太守看薛举堂堂一表人材，丰标洒落，甚是欢喜，却又心中疑惑，问道：“少年壮士，何处人氏，姓甚名谁，习何武艺，来此投军？”薛举道：“小人姓赵，名起凤，本贯河南人氏，自小习成十八般武艺，箭可穿杨。闻知老爷征剿黄河巨寇，特聚四

方壮士百余，愿投麾下为前部先锋，征剿贼盗，以图功绩出身。”蒋太守笑道：“看你年纪尚幼，焉能破贼立功？况从远方而来，未审虚实，莫非是缪贼奸细，到我这里探虚实的么？”

薛举正色道：“小人是河南安阳县中丞御史赵成璧之孙，常德郡别驾赵燮之子。往岁父亲解粮至京，从黄河经过，也被贼一箭射死，尽劫粮米。此贼与小人不共戴天之仇，恨不能啖其肉，碎其尸，沥血以祭先灵。今闻老爷兴兵征剿，小人尽散家资，招集四方壮士，特投麾下，誓擒此贼，以报大仇。不意老爷反生疑惑，可怜一片赤心，使人目为贼党。冤屈无伸，此仇怎报？不如寻个自尽，以表真心。”说罢，号大哭，拔剑自刎。蒋太守慌忙跳下座来，止住道：“我特戏言，以试壮土耳，何遂轻生？卿果能杀贼立功，必当保举重用。”薛举拭泪谢道：“某倾心赤胆而来，与此贼誓不两立。老爷如肯任为前锋，破此小寇，如摧枯拉朽耳。若不能生擒此贼，必投黄河而死！”蒋太守大喜，即用为本府领军校尉，其余同来壮士逐名收于军册。

有诗为证：

成功不厌诈谋深，侠骨何曾畏鼎烹。

太守座前轻白刃，试看舌剑屈人兵。

少顷，俞福进参见，看见薛举在寨外点名上册，问蒋太守道：“壮士何来？”蒋太守将赵起凤投军之意说了，俞福道：“虽然为父报仇，未审其中虚实。小将愿为前锋，将此人统领本部壮士，为后军救援，庶无他变。”蒋太守道：“我看此少年甚是骁勇，其情真切，谅非虚假，此正用人之际，不必多疑。正欲使彼为先锋，以观其才能耳，将军何须过

虑？”俞福不言而退。

再说朱俭引众人随薛举投了蒋刺史，自己却依旧到河边俟候。当晚巡哨喽罗认得朱俭，舢船到岸，下了船，径到大寨，参见二位大王。杜伏威问道：“差你去干事如何？”朱俭道：“小人见了林老爷，呈上爷爷书信，林爷看了，即差一个少年将军姓薛的，暗授密计，已引众好汉诈投太守麾下去了。小人特来回复爷爷，准备厮杀，必有好音。”杜伏威大喜，赏了朱俭。此时缪公端箭伤已愈，病体平复。次日杜伏威整办筵席，替缪公端贺喜起病，合寨大小喽罗俱赏酒肉，大吹大擂，饮酒作乐。缪公端问及朱俭求救之事，杜伏威笑道：“兄长开杯饮酒，不数日管取蒋太守首级献于麾下。”公端且喜且疑。

正酣饮之际，只听得战鼓咚咚不绝，人喊马嘶，守关喽罗飞报入寨来：“官军队里新添了一员少年将官，引大队人马弃舟上岸，围绕大寨，速请主帅军令。”杜伏威道：“快牵过战马来！”提了长枪，跨马出门迎敌。缪公端、朱俭俱上马，引五百喽罗协助。官军队里见一员少年将官，正是薛举，全身披挂，立于门旗之下。遥见对阵门旗开外，飞出一员大将，率领喽罗呐喊而来。薛举知是杜伏威来了，把戟一招，摆成阵势。杜伏威见了薛举，二人心领神会，更不搭话，一个使方天戟劈胸就刺，一个舞铁杆枪急架相迎，斗上三十余合，不见胜负。

官军阵上恼了将军俞福，使动开山大斧，奋勇助战；好汉队中，惹动了寨主缪一麟，用长矛努力相持。两边喊声大振。酣战之间，内中输了一将，翻身落马。众人看时，却是杜伏威被薛举一戟打下马来，众军士挠钩搭住，活活绑了。

繆一麟正和俞福厮杀，忽见杜伏威坠马，心下大惊，不敢恋战，撇却俞福就走。俞福不舍赶来，追至关下，繆公端勒转马头，左手弯弓，右手搭箭，看俞福来得较近，一箭射去。俞福躲闪不迭，射中左臂，倒撞下马。众军士只顾救俞福而去，不来追赶。

繆公端收聚败军，奔入关里，随后朱俭、喽罗陆续皆到。繆公端跌足道：“输了一阵犹可，杜弟被他擒去，必然送了性命。折吾左臂，天丧我也！”大哭不止。朱俭附耳道：“将军休慌，杜将军落马遭擒，此是计策。他分付小人，军机秘密，不可泄漏，今晚教将军整顿喽罗，饱食严装渡水劫寨，里应外合，大事成矣。”繆公端听罢，如梦方觉，心花顿开，一天愁闷都撇在九霄云外。即忙点视喽罗，伤折不多，传令准备渡河劫寨，不在话下。

再说俞福被射了一箭，不敢追赶，收军驾舟回寨。蒋太守见赵起凤擒了杜伏威，大喜，将杜伏威囚在陷车内，着军士看守，待捉了繆一麟，一同斩首。重赏赵起凤，令随军医士医治俞福箭创。不题。

却说繆一麟当夜黄昏时候点起合寨喽罗，委两名贴身能事的权守寨栅，自却和朱俭、众头目，悄悄地离了大寨，撑船渡过对岸。正到半渡，只见上流头有七只小船唿哨而来。繆公端等吃了一惊，又不好相问。那船看看摇近前来，朱俭在船头上仔细看时，却原来不是别人，乃歧阳郡同出狱的好汉。因风不顺，整整等了十余日，后得顺风，将舟傍近孟门山，又见官军和繆、杜二人厮杀，不敢近前，只得将船远远停泊港里躲避。当夜见月明如昼，官船俱撤围去了，又是顺风，故此众好汉摇船过山岸来。却好两舟相撞，遇见朱俭，

朱俭暗喜，即对缪一麟说了众人来的缘故。缪一麟分付众人，便可相助劫寨。众好汉应喏，一齐扬帆驾橹，奋力摇过对岸。

时已三更二点，蒋太守寨内寂无人声，盖因战胜了，全不在意，虽有数个伏路小军，尽被喽罗杀了。此夜月色微明，风声飒飒，缪公端率众喽罗呐喊向前，砍开寨门，只见寨里已自有人接应。原来薛举先着人通知杜伏威各藏暗器，等候接应。听得寨外喊声，知是缪公端、喽罗已到，即教打开陷车，当先放出杜伏威来，抢了一枝长槊，口中暗诵真言。只听得风声大作，霹雳交加。薛举共众好汉一齐动手，一面放火，一面杀人，合寨火光照耀如同白日。

些时蒋太守梦中惊醒，见寨内四围火起，惊得心胆皆碎，急忙奔出寨口，欲要逃命，被火烟逼住，不能出寨，复回身望寨后而走。正遇着薛举，手起刀落，将蒋太守砍为两段，取了首级。众军士皆睡梦中醒来，人不及甲，马不及鞍，东逃西窜，不被杀死，即被烧死，焦头烂额者，不计其数。俞福箭创疼痛，正睡不着，听得金鼓喊杀之声，情知有人劫寨，急欲挣扎，众喽罗早到，连床砍为肉泥。杜伏威、缪公端合兵一处，抢掳得器械粮食甚多，杜伏威都教搬上船，拽起顺风，一同回寨。蒋太守大寨顷刻化为白地。

正是：

喜孜孜鞭敲金镫响，笑吟吟齐唱凯歌声。

须臾船已傍岸，缪公端等同至大寨，和薛举叙礼。问及表字，薛举道：“小弟贱字镛之，杜大哥字君武。”缪一麟又问：“青春几何？”薛举道：“虚度一十六岁，杜大哥长我一年。”缪一麟道：“镛之既冠，君武何以迟滞？今日乃战捷吉

期，为贤弟加冠何如？”杜伏威应允。繆一麟令喽罗杀牛宰马，祭赛天地。杜伏威冠带，三人拜罢，大排筵席庆贺，另着小头目陪新来众好汉饮酒，合寨喽罗皆有犒赏。当下繆公端、杜伏威、薛举、朱俭四人次序而坐，酣歌畅饮。

繆公端道：“小弟叨居山寨数年，颇称自在快乐。不期被蒋太守、俞福这厮因逼太甚，屡战屡败，势如垒卵，自分不能再立。天幸杜大哥降临，山寨有主；又赖薛大哥诸弟兄勇力，神机妙算，报仇雪愤，解我之困。感佩大德，何以报之？”杜伏威道：“患难相救，自是弟兄们分内事，大哥何出此言？只是饮酒尽醉便了，不须称谢。”薛举道：“小可幸会繆大哥，恨相见之晚。战胜攻取，赖诸弟兄之力，予何功之有？今日叙义，须索尽欢，尔我相忘，不必拘拘形迹之间。还有一语，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虽不智慧，不如乘势’；‘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今日侥幸，一战解围，倘若四远官军云合，并力来攻，何以当之？愚意不若乘此战捷之势，立起帅旗，招军买马，求贤纳士，先取延安府以为根本，次攻 州，后取朔州，西图巴蜀，东取太原，据城守险，此王霸之业也。繆将军、杜大哥，以为何如？”繆公端道：“壮哉斯言，甚合小弟之意。今不兴兵，更待何时？”

杜伏威道：“薛二弟之论虽高，繆大哥之议太速。兵者凶器也，须量力而进，岂可造次？俗语云：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当今天下四分五裂，英雄竞起，我等器械未备，军卒未练，粮草未足，乌能成事？若攻得一城，破得一邑，进有所据，退有所守，方可转动。今若轻举，倘有疏虞，岂不自贻其悔？依小弟之见，繆大哥守寨，薛二弟佐之。留五百喽

罗在此河口及中流险要之处，阻截来往客商、仕宦船只，凡一概财物十取其三，不可杀害良善。积少成多，这钱粮不是有的了？然后招军买马，接引四方豪杰，军马以渐而盛。一面待小弟率领五百喽罗前取延安府，若得此城，就是根本。选英雄之士，镇守地方，然后东征西取，次第施为，庶可无失。”薛举、缪一麟同道：“杜兄所言，乃是万全之策。”缪一麟又道：“据险拦截客商，这是我的分内事，不须薛君帮助；招军买马，也是我一力支持。薛君可辅佐贤弟攻城略地，方得成事。”薛举慨然应诺。当晚席散。闲话不题。次日，杜伏威拣选五百壮健喽罗，和薛举别了缪公端，驾起舟楫渡过对岸上马，摇旗呐喊，杀奔延安府来。

有诗为证：

兄弟两同心，师行神鬼惊。

将军威武重，何复有坚城。

却说当时梁武帝被侯景逼死台城，立武帝第三子世赞为帝，在位二年，侯景弑之；又立豫章王世记登基，未及数个月，即禅位于侯景。景即位称帝，郊天大赦，改元太始，天下大乱。时有梁朝大将二员，一名王僧辨，一名陈霸先，见侯景僭位，另辅佐梁武帝第七个太子湘东王讳绎字世诚为帝，即位于江陵，大发兵讨侯景。侯景屡战屡败，与百余骑东走，追及斩之。不二年，湘东王又为魏主所执。陈霸先复立贞阳侯渊明即位，因朝内变乱，逊位于太子晋安王登基。次年，晋安王即禅位与陈霸先，国号陈，建号永定，是为陈高祖皇帝。此时江南地面，已属陈高祖所辖。这江北地方，尚属东魏。岁次庚午，乃陈高祖武定八年也，魏主进高欢之子高澄之弟太原公高洋位为丞相，封齐郡王。八月朔日，魏

主下诏禅位于齐郡王，于是高洋即皇帝位，国号齐，改元天保。

延州府却属大齐地境。这延州太守蒋励，乃是齐帝的宠臣右仆射皮景和之内侄。景和一力荐拔为延州府太守，管辖二州七县，地方广阔，钱粮极多，人烟稠密，百姓富庶，是一个膏腴的都会。蒋太守临任以来，残忍苛刻，百姓尽遭其害。当日听得心腹人报说黄河孟门山，有一伙大盗，广有财帛，钱谷如山，近日杀了州知州。怕别郡领兵来征剿成功，得了财物，故此亲自提兵剿捕。不期遭薛举诈降计，死于非命。逃命军士，飞报府丞汤思忠，合府大小官员，尽皆失色。汤府丞速着人赍公文下各县，令招兵守城，一面急急申文至枢密院转奏齐王，请发救兵征讨。

原来这延州府离黄河只隔得一百余里，所辖宜州县，贴近黄河。本县知县姓郑名琦，正坐早堂，探事的飞报上来，说：“蒋太守全军陷没，官身亦被杀了。”又汤府丞有紧急公文下来，说：“孟门山贼势猖獗，杀损官军，蒋刺史、俞福皆遭其害。各县严守城池，待部文到日，一同出兵征剿。”郑琦看罢，心下忧惊，与书吏计议道：“日前蒋太守要征此贼，我再三谏阻，且从容动兵，蒋太尊反怪我懦弱，发怒而去。今日全军陷没，太尊被害，本县失于救应，罪坐不小，如何裁处？”吏书禀道：“蒋太爷全军陷没，朝廷坐罪老爷，此事犹缓，可以辩解。如今贼军战胜，其势浩大，本县贴近贼巢，倘贼寇一时临城，如何抵挡？乞老爷早发军健民壮人等，防守四门，再议征剿之事。”郑琦道：“此言甚当。”正欲点军守城，只听见喊杀震天，金鼓不绝，探子飞报：“黄河强寇拥大队喽罗围逼城下。”郑知县慌聚县丞、县尉、幕

宾、书吏上城来看，只见众喽罗拥着马上两员大将，呐喊摇旗讨战。郑琦仔细看那两员将官，一般打扮，但见：

束发金冠耀日，雕鞍神骏腾云。锦袍细甲放光明，画戟蛇矛辉映。左首马超再世，右边吕布重生。伏威、薛举两超群，二虎将当先出阵。

郑琦看城外二将虽勇，部下喽罗却是不多，心下亦不甚慌，回头问县丞道：“战守二策，何者为先？”县丞傅明答道：“城池狭小，军少粮稀，只宜谨守。飞申本府各道发兵救援，并力退贼，方可保全。”县尉奚良原系军卫出身，恃着自己识些武艺，抗言道：“贼军乃乌合之众，何足介意？堂尊若与晚生军士数百，立斩贼首，报捷台下！”郑琦壮其言，即拨军士一千、民壮三百，大开南门，奚良披挂上马，手提大刀出阵。

两边布阵已完，奚良跃马向前，大喝：“觅死贼奴！杀害蒋刺史，正欲兴兵擒拿，碎尸沥血，以祭蒋公。今反自来投死，快快下马受缚！”杜伏威道：“当今朝廷多事，皆是你这干贪官污吏，荼毒生灵。我老爷特兴义兵，代天讨罪，你若知天命的，早早卸甲归降，可免一死。”奚良大怒，拍马舞刀杀来。杜伏威正欲迎敌，薛举一匹马早已飞出。两骑相交，刀戟并举，二人战十余合，奚良一刀砍来，薛举闪过，却砍个空，薛举复身照心一戟，将奚良刺于马下。众军无主，四散奔走，杜伏威、薛举乘势追击。郑琦在城上见奚良被刺，惊得面如土色，慌叫闭门。杜伏威军马早到门边，闭门不及，城内军士只得拦住厮杀，被薛举一连刺杀十余人，军皆四散。杜伏威一马当先，直入城里。此时城中鼎沸，人民各不相顾，狼奔鼠窜，嚎哭震天。军士降者大半，郑知县

单骑而逃，县丞傅明不知去向。

杜伏威、薛举入县衙，坐于堂上，出安民榜，禁止军士杀掳，犯者梟首。百姓安堵如故。开仓发粟，赈济孤老贫穷。击动县堂大鼓，聚集耆老、乡民、社长、六房书吏，传下号令：凡有不到者全家处斩。人皆惧死，互相引荐，一齐聚集县堂参见。

众人禀道：“将军呼唤，有何台旨？”杜伏威道：“我兴兵到此，非为财帛子女，只因官吏不仁，万民涂炭，特来诛剿贪酷，替你百姓除害。你们可实实说来：本县中有甚么英雄豪杰，孝子顺孙，皆当实报，不可为讳，亦不许隐报。”众人道：“本县窄小，没甚豪杰，只有在城善庆桥堍下一少年书生姓查，名讷，字近仁，文才出众，极是个孝顺的人，甘守清贫，不希荣禄。县主郑爷，时常调济，坚辞不受。这一人是个奇士，余者俱是村夫俗子。”薛举又问：“郑县尹、博县丞，做官何如？”书吏道：“郑县主为官清廉，傅二尹为人刚介，这二位老爷，百姓皆感仰其德。”杜伏威便传令：“郑知县、博县丞二家老小宦资，着人护送回家，不许侵犯。”耆民百姓，欢喜而散。杜伏威、薛举二人带甲权宿县衙。

次日，杜伏威差书吏人等赍金帛重礼，到查讷家内聘请进县，查讷辞疾坚决不受。书吏回复，杜伏威道：“是我差了，我当亲往礼请，才是求贤之道。”乃与薛举带数个将校，步行到查讷家中。查讷迎入草堂，相见坐定，献菜已罢，杜伏威看那查讷，但见：

眉列青峰，眼澄秋水。韬光姓字，奇谋未许外人知；抗志穷檐，饱学自夸王帝佐。端庄尔雅，沉雄处，

没半点轻浮；慷慨牢骚，谈笑里，伏万余兵甲。不是子牙再世，应知邓禹重生。

查讷道：“小生无学无能，株守蓬筚，何劳二位将军大驾光降？有失远迎。”杜伏威道：“当今国家变乱，盗贼蜂起，百姓遭殃，四海有倒悬之危。小将特兴义兵，除暴安民，非图金帛子女而来也。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某虽赳赳一勇夫，渴有求贤之志，闻君大名，如雷灌耳。敬奉微礼，欲屈尊驾共救生灵，替天行道。望忽峻拒为幸。”查讷道：“某一介书生，不谙世务，况老父年高，朝暮难离膝下，不能奉命，将军休罪。”薛举道：“某弟兄二人，竭诚奉谒，敦请足下，为公非为私也。尊翁年虽高大，接入县衙亦可奉养。足下坚执不从，眼见得满城百姓尽遭殃也。”查讷一所此言，心甚感恻，方才允道：“待某禀过老父，愿侍将军听教。只恐才疏学菲，有负二公重托耳。”

有诗为证：

才出茅檐意气浓，二十八宿罗心胸。

宜州一诺军机定，伫看天山早挂弓。

杜伏威大喜，唤从人献上礼物。查讷收了，禀知父亲，同伏威等上马入县衙来。杜伏威大排筵席庆贺，一面令查讷权掌县印，查讷推辞不受，只居行军记室之职。

正饮酒间，哨马报：“延州府府丞汤思忠带领五千军马、数员大将，把城池四面围住，速请主将出令。”查讷笑道：“汤府丞此来，是自送其死耳。”薛举问道：“汤府丞为人何如？”查讷道：“这府丞姓汤，名思忠，冀州人也，一味好财贪色，酣酒吟诗，乃富家子弟，白面书生，不谙韬略。今日之来，岂不纳命？”杜伏威道：“请问足下，大兵临城，何以